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四十回 老虔婆設金蟬巧計 沈三郎蹈殺身危機

卻說那王媽原系是個虔婆，把蘇氏說得春心引動，臉泛桃花，暗想：“我只道世間男子，都是一般，豈知卻有這許多好處。據婆子說，那姓沈的本領，卻不勝如丈夫十倍？若得與他春風一度，倒也未為不可。想我丈夫時常出外經營，我怎挨得這孤單長夜。王媽既有此妙物，就試他一試何妨。若果然奇妙，亦可借此行樂。”便道：“王媽，你說的那件古董，卻怎的試用？”王媽道：“這件東西一人不能用，卻要兩個女人更替落換。我明日起拿了回來，等到夜裏，滅了燈火，在匣內請出來。上面有二條帶子，把來束在我腰內，此物恰好在兩腿中間，與男人的一般。大娘若不嫌我身上齷齪，我就與大娘同衾共枕，你只當做我是男子，便與你行事，還你勝如真的十倍。”蘇氏只道當真有此妙物，心中想道：“我往常聽得人說，尼姑們常用一件東西，拿來當做男人，殺殺欲火，叫什麼角先生，諒來就是此物。卻不道這般好法，且等他拿來一試使知。”當夜主仆二人說笑了一回，各自安寢。

到了明日午牌時候，王媽媽出來買物，走到山河軒門前，早望見沈三伸著頭頸，在那裏張望。見了王媽走進茶肆，好似天上落了寶貝下來，連忙問道：“成就麼？這兩天等得我好苦！”王媽道：“休說，休說，此事再也不成。你的銀子，只好原物奉還。我只露得半句，被他足足罵了一夜。大官人，你休起了念頭罷！”沈三聽了，好似一桶冷水在頭上淋下。呆了半晌，皺著眉頭說道：“媽媽怎的與我想法，那怕與他會只一會，我就感恩不盡。”王媽媽笑道：“大官人，你且說一聲看，若然成就，畢竟肯謝我多少？”沈三道：“你若肯得成功，一准謝你十五兩銀子，十足十兌，厘毫不少便了。”王媽道：“倘有失信如何？”沈三道：“我若失信，死了腦袋都沒下落。”當時沈三這廝隨口說了一句，那知出口有願，莫道無神卻有神，後來果然腦袋沒有下落，應了此言，也是他奸淫之報。晚生奉勸列位，切勿淫人奄女，做那偷香竊玉之事。你只看歷古以來，無論稱官正史，所言淫欲之徒，那個有得善終？即使漏網，終不免奔女出丑，子孫落薄，弄得做了鬼還沒羹飯吃。所以昔人有副對聯說道：

妓女之祖宗，盡是貪花浪子；
絕嗣之墳墓，無非好色狂徒。

且說王媽見沈三立了重誓，諒不失信，便笑著說道：“計是有一條在此，你只要依我行事。”沈三道：“全憑媽媽調度，我終依你。”王媽就把昨夜之事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從頭說了一遍。沈三大喜。王媽道：“少停到了黃昏後，你只悄悄來到我家樓門口。你只看後門上面，有一個鎮風水八卦的，就在此等候。我安排停當，便來開你進來，領你到我房內，臥在我的床上。我去滅了他的燈火，只推忘攜了東西，便出來換你進去。

你只不要開口，便上床去干事。這叫做金蟬脫殼之計。你道好麼？三十兩銀子，值也不值？”沈三大喜道：“好計，好計！日後重重謝你。只是那姓包的，防他露眼。”王媽道：“這個不妨。他一到家裏，就在廂房內睡了，莫說不到內裏，連客堂都坐不定的。只是月明皎潔的天氣，有時黃昏過後，在園內使劍。老身自來關照。”說罷出門去了。

沈三巴不得紅日西沉，用過晚膳，便到孫家後門首來。抬頭一看，果然戶上釘著一個八卦。便側著耳朵，向門縫內聽時，裏頭並無聲息。那知門內還隔開一片空地，故此聽不出來。這個時蘇氏正在用夜膳，包行恭方纔回來。蘇氏道：“王媽，安排叔叔用夜膳。”行恭道：“多謝嫂嫂費心。”行恭吃了夜飯，便到廂房內安睡。那王媽服侍蘇氏用過夜膳，先上樓去。他把碗盞收拾停當，暗暗來到後邊，把後門輕輕開了，只見沈三鑽了進來，依舊關好後門，引領了沈三，來到扶梯旁邊，低低說道：“大官人，把鞋子脫了，提在手中，輕輕隨我上樓。”婆子在前，沈三在後跟著，捏手捏腳，走上樓來。

王媽把嘴向左邊門內一歪，沈三會意，便直鑽進去。見裏面一張榻床，一條半桌，便輕輕坐在榻上，把帳子下了等著。

那王媽來到蘇氏房內，說了幾句閑話，便道：“大娘娘，我方纔到侄女那裏，拿下這件寶貝在此，今夜野鴨來陪伴鴛鴦哩。”月娥道：“這個卻不差麼？”王媽道：“你我都是女人，有什麼羞？目今的時世，那個女人不偷漢子！趁著青春年少，不干些風流事，到老來懊悔嫌遲。”二人說著，大家解衣就寢。王媽有意遲延，等蘇氏先入衾中，一口把燈吹滅，輕輕說道：“大娘，你先睡著，我去取了那話兒來。”即便來到自己房中，對沈三低低說道：“你把衣服解開了，進了房門，靠右邊摸去，便是臥床。他眠在西邊一頭。你不要開口，只上去行事。倘事決裂，我自來周旋。不要忘了我今日之功！”

沈三依他言語，來到蘇氏房中，把衣服脫下，放在床邊几上，赤條條跨上床來。掀開繡被，便把蘇氏摟抱在懷，覺得肌膚凝脂，蘭麝噴溢，欲火那裏按捺得住。即便騰身而上，雲雨起來。那蘇氏起初還道王媽，說道：“婆子，這些年紀，身上怎的滑膩？”沈三只不做聲，竭力奉承。蘇氏覺得有異，暗想怎的竟與男人一般？把手摸時，卻是天然生就的東西，並非外洋到來的寶貝。便道：“你是何人，這般大膽，串通了婆子來勾引奴家？若不說明，我便叫喊起來，把你送到當官治罪！”沈三跪在床頭，把自己想慕他美貌，與王媽設下這計，從直說了：“只求娘子垂憐！”那月娥身已被污，正是生米煮成熟飯。況且丈夫常常出外，結識了他，倒也正用得著。便一手摟著沈三道：“如今身已被你玷污，只是休要負心，切勿洩漏他人！”沈三指天說地，誓不忘恩。二人你貪我愛，再上巫山，重整旗鼓，直到曉雞疊唱，方纔雨散雲收。沈三著衣下床，月娥叮囑晚上早來。那王媽便來送了沈三下樓，出了後門，說道：“大官人許我的銀子，晚上兀萬帶來。”沈三點著頭，一溜煙出巷去了。王媽關好後門，見時候太早，再去睡了。

自此以後，沈三一到天晚，便到孫家，與蘇氏行奸。月娥備了酒饌，在房中飲酒行樂，儼如夫婦。二人打得火一般的滾熱。沈三買得仇十洲的春意圖來，按譜行雲，照圖作雨。月娥記了王媽之言，問道：“沈郎，王媽說你怎的好本領，如今只怕及不來前時？”沈三知道王媽的謊話，只是要博月娥歡喜，不惜重資，購取春方媚藥。又買得一套淫具，共有十件家伙，裝在楠木匣內。這十件家伙，有硬有軟：有的銀子打成的，或是套在此物外面，或是挖耳等類，可以在女人的裏面攪弄；有的是魚脬做成，亦是套在陽具上的，行起事來，隔了一層，便能久戰不泄，名叫如意袋；有的用鵝毛做成一個圓圈，帶在龜頭上，行起事來，周圍著力，便能格外爽快，名叫鵝毛圈。種種都是奇技淫巧，各有名目，不能枚舉。沈三同蘇月娥二人，今日用這件，明日用那件，只管取樂。

後來逐漸膽大，索性畜在高樓，省得夜來朝去，只圖日夜宣淫。

光明迅速，冬盡春來，正在正月半邊。那一日包行恭飲酒回來，暗想：“哥哥去了兩月有余，不見回來。這裏襄陽城又無相識，獨自一個，好不之興。”睡了一回，再也睡不去，便跳起身，抽了一把寶劍，趁此月明如晝，到後面舞弄一回。只是門戶關閉，怎好驚動他們，即便飛身上屋，意欲越進裏邊。那知跳上瓦，房中忽聽得一聲咳嗽，暗道：“奇了！這聲氣不似女人，像個男子聲音。莫非兄長回來？”便歇住了腳，在窗外一聽。不聽時萬事全體，只一聽時，不知弄出什麼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